

李文卷第十四

墓誌五首

右僕射楊公墓誌

獨孤常侍墓誌

任工部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唐故左丞相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國柱

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公墓

誌

由楊喜追殺逆賊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

敞曾孫寶不辰士葬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



震諸儒謂之國之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
楊氏由是益顯載於史傳世不絕人爲山陰長州司
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父文部郎中
父太清宋州華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岳字達
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上元尉岳岳觀察
使奏為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
殿中得緋衣銀魚使廷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
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
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
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駁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

堅執不改遂以公為宣武吊祭使故事南曹郎未
嘗有出使者公既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
卒不得在詔誥之選遂為右司郎中郎官墮於宿
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
不悅為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為吏部
郎中致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
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為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
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
孟容為太常少卿而公改秘書少卿德宗崩為太
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節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

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實儉皆一時名人
後皆得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之北浙江東道閭
練觀察使越中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旨入米
十萬斛又乞罷他道以賑救之良得生全入為戶
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節使有犯罪者
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為諸軍諸使人
置挾名勅五丁者推兩丁屬軍選立節限以便
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稱之復為戶部侍郎人皆
益重僉以公遂為宰相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為
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為

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
吏部員外郎高貴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希烈故
皆抵於患其在廣州以常詞為節度判官任之以
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
道之節度使符中以已俸薄月加三十万且曰後
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衮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
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
矣弱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讚公直言
常詞李翱感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
事撫按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

方辨邊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還令取
他方所遺及其至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相裴
增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讚遂以公為吏部侍郎重
修甲勅用備姦源又於南曹更置別曆以相檢覆
奏令選人納直為出籤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
羨錢公食豐絜解字以修遠茲守行遂為故事凡
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
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
輓供饋益鉅積欠官錢公與之廷辨高霞寓以唐
鄧之師攻蔡州法儒不敢直進欲南抵滑州出於

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艱難公面於上前
累言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遛之狀請於此直
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是上計之霞寓深然
遂內外結構出為彬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
知公之究其為彬州射勳於此不以卑遠為薄明
年召拜原王傅數日又為戶部侍郎後知吏部選
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
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齊州鄆州等
十二州列為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
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

實上書於謂宰相曰為其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
李倫死上問宰相曰宰相曰何不遣浙西人
名皇甫鑄知公方有恩俱作相遂言公所生皆有
理跡以臣所見莫如揚其元數百言上遂以一字
應之曰情人聞之者且以必為相矣且是時宰相下
既出大臣崔中書為鑄於書鑄又改書中書上言
故算計竟行即公不相矣明年廷子為宰相又一
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
史大夫之歲又部防禦使明年又改兵部尚書以
宰相之職又改曰平文改改太常卿又改曰平

生心矣疾平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
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
分司為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
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廷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
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而享之外不復經過
人家每佳辰休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
用以為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
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為之廢朝九朝廷之賢設位而
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
滎澤縣先太保之兆祔于夫人潁川韓氏贈華陰郡

太夫人之瑩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滉
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
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復舉進士登
寵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為業女適右司郎中常公
素孫承渙試大理評事鄰坊節度巡官承渙之下及
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卿侍郎以鞠之受恩也公米
請為誌文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捐未及成童虢國又統漂泊江湖
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既于永歸
六十一年祇慎德儀由直髮黜進無異詞凡所照泣

去而可思與之厚者莫匪蒿材自我進者多遇良
能恩達葭葦濡洽以財袒免總麻亦及其哀止足
告歸偃息立園子徂孫重十有五人之列卿曹貴
為侍郎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中外顯光
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既壽既具示終以常福為收
歸疇可比望為南太祖百世蒸嘗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
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

誌

公諱朗字用晦常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

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曆中每為文輒為後進所傳寫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都晉伯父母所養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都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母無子即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間以處士起佐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得試校書協律郎元和九年拜右拾遺上疏請各令觀察使充本道鹽鐵使湯監之任悉歸州縣罷去管榷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

御史中丞傷以先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事皆不行君子準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為興元府合資參軍三年復徵入為監察御史改京兆府司錄參軍廷殿中尋加史館脩撰入省為都官員外郎脩史如前出刺韶州復入虞部左司二門大赦改元宦官毆傷鄂縣令崔發於雞竿下公疏請取其首為者殺之以正法寶曆元年改御史中丞殿中丞源植貶韶州司馬公面諫其惡不得請九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即位廷二部

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
等使兼御史中丞公瘡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
九月壬子以瘡卒年五十三天子為之廢朝贈右
散騎常侍有子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常氏給
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率
以公之喪歸附河南之壽安其泉鄉先公墓次以
十月己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
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
中止喪車東去託身山趾室無妻哭祭有稚子今

名不忘曷其有已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佶字叔正樂安人殿中侍御史之孫靈
府功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著京兆
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勅補官平
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
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陝州
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敢不敢逼擢為本縣令充
河北十縣團練使及駕還京為同列潛禱功不得
論僕射裴冕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

太府寺丞未幾廷監察御史京畿館驛使判官中
書侍郎元載為潭漕使請為判官轉殿中侍御史
又檢校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知故元載得
罪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言戒之
由是楊怒而不用又移虔州司戶再授信州司馬
觀察使鮑勣以為判官權知饒州事君然歸卒于
信州權寔於州西原有詩兩卷前妻宗王氏女生
男異為邠州司法叅軍三女各為士妻後娶杜氏
女生子三人曰淑曰羨曰并女五人長女嫁長洲
尉源咸季次女適權穎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

淑歷佐大府以...有聲為度支振武...使
得試協律郎攝...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淑
乃自信州奉...之喪合葬于万年楊村杜先人
舊塋淑嘗與...南府朝知淑之才亟薦于
時故淑來請誌...曰

士生于時兮所貴者才有才無命兮古今所哀噫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
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清意其
高處騷騷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志自

齊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漢吳波與
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洛之河
南獨孤明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并州亂兵
士殺留後陸長河東取劉逸淮乃作並州文投
之大川以訖貞元十五年翱遇玄覽於并州出其
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誦上帝
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
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予而不撫期以為與
出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
一為撫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帶州請

汝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于剡三縣皆有政不幸
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輿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
西其子婿王適使備言勉求所如值君卒吉勉以
為喪殯於襄州之野而後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
吉勉來告於翱翱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
死狗兒尚童翱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
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叔氏墓誌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
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

其叔氏之喪塋于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翔實主其事銘曰

翔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楸未列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來塋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唯叔平生游居是邑天謝于此靈為故鄉乃樹松栢

十四卷

李文卷第十五

墓誌六首

兵部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歙州李長史墓誌

慮司祿墓誌

懷州武錄事妻傅氏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委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

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即以爲真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朞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滿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府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

言皇甫鑄爲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帥大突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鑄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鑄遂斥死崖州其爲兵部總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曰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于崧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于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大夫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壽

年十五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為興元節
度司空晉公後事次女嫁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
其後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緱
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
李翱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
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
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
為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吊
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
書等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言其薨其能奉

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室之後之苗歟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
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
乃封子孫因家以及于唐神堯順天鄭侯翼扶武
烈諫酷五木成盧考公逃貴于蒿之下江陰絮白
世嗣其雅德蘊位細慶叢于公唯公之興罔不自
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
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
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猷眉州別駕時宰相有請婚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遇病暴卒別駕燒一棺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就縶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令一侍中緘軋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入以之從喪歸殯汝州由是依于舅族少好老子莊周之言與群童游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學左氏春秋博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力田供養由是少不肖求仕善中繇書弓矢博

皆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行文急民寬富豪并貧民產而不稅者盡以法治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歙州長史宣歙觀察使請為判官奏未下以疾卒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後之女年六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女子五人長女壻禮部員外鄭錫次女壻桂府觀察使杜式方次女壻京兆常旻次女壻滎陽鄭循礼小女壻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

士家事自餘弗克求名故年四十有六始奏授睦州司兵累廷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充監鈇推官寶歷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葬于鄭州其縣岡原翺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恭以府君之葬來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窆知克恭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稱祿鬼神之責才優以賤古人不戚非道不求曷計人爵慶蘊而傳後必有積其葬為誰孝子之上善言祭會言嘉原乃擇合骨于茲終永其託何以識之有封有栢

故河南府司祿參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卿范陽人家世為甲姓祠部郎中融之長子明經及第歷陵華陰二縣主簿知泗州院事得協律郎鄭少卿之留守東都奏為推官得大理評事韓尚書代為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將陳許奏充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罷歲餘除河南尹君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為司錄參軍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精曉吏事少游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揚美其文辭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取同州當徵官稅錢時民

競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狀
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詰
狀君辨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錢未一日
果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級六十後刺史到欲盡
入其羨于官君既去取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民
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榜曉民使請餘
價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乎州獲羨錢六百萬
其為戶曹決斷精速曹不擁事及為司錄始就官
承符吏請曰前例其人等一十五人合錢儼人與
司錄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司錄曰汝試表耶使按

加杖承符吏家進曰前司錄皆然故敢
告曰司錄豈不自有手力錢也用此贖何為因
出之召主簿吏約之曰司錄判官文季參軍皆
同官還處以食精糲宜當一不合別無踵舊犯吾
不怒及月終厨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參軍得司
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取田手力數既別官
品矣此食錢之給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錄
至參軍平分之舊事移曹之下各請家僮一人食
錢助本司府吏厨附食司錄家僮或三人或四人
就公堂餘食侵撓厨吏與日益長君使請家僮二

人食錢於司錄府吏厨附食家僮終不入官厨召
諸縣府望吏告曰其居此歲久官吏清濁後病人
者每聞之司錄取當舉非法往各自汝長宜慎守
廉靖以澠池令為戒其所政易皆克已使人堪為
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吊哭咸以為能高而位卑
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祇守不失家
法女二人前娶清河崔敏女無子後娶陽鄭此
之女有子故皆相葬於祠部丞東北孺方叩頭泣
曰文人譽與先子同官而君克已名向此處敢請
石期不得許乃據所見

故豫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夫
先所從事之
嗟虛若性直
時所難其
夫
年月日故豫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卒于其兄
第之家越月日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
居官而卒傅氏有子曰俱也俱也奔父之喪未及
返傅氏又卒俱也奔父之喪孝道也傅氏卒于兄
第之家恣母也傅氏恣母其教施于子傅氏之歿

不為朽矣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常氏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常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嬪道于昌黎韓氏府君諱龔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鄉禮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即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背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二夫人於年十有

七人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既

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于其父弗數年其父又

不幸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嫌忌行

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

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

無所歸託笑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稱貞元十

六年以其女子歸于隴西李翔夫人以其女子依

于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

甲辰卒于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

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樂鄉岡

原歿中君之先葬于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
人是以不克葬于河陽而獨瘞于豫留弗克祔于
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
權道也且將有符也殿中君文行甚脩位甚卑沒
於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
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
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為然哉於是叙
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
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李文卷第十六

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公文

祭盧大夫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峽州李使君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准制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瀟山神文

湖州別女足慕文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去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我
風混華異季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
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儼花開葉蕪倒相
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
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
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周辭于艱
䟽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
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
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
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

以一人之生皆言以兄之在病則齊其
順化以盡摩于中別以千萬意如不察臨喪
大號决裂肝骨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堊星
斗之光我謾兄行下於太常戶殫天地誰云不長
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
尊竿百酸撓腸音容若有喜日而忘嗚呼哀哉尚
享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巳外
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
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
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眇綿宣城越中二府
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子常推養我嗚其先叔
向汝齊不紉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已
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
捐君齒少我髮鬢都玄豐盈角犀氣茂神人壽臻主
壽福祉昌延何為發焉針藥弗蠲有妻既歿有子
童然喪祭誰主銘在石嗚呼哀哉嗚呼長會
歸於死以存悲之萌也嗚呼哀哉嗚呼長會

欲抑不能繼之曷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方
惟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嗟
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常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制物之至宜乎得政君
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頒未定決危疑於
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草
命伏群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
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
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盛何禔桑而中毅護勳

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並將協德
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顛仆以
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
惟昔歲陪迹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
羽若飛鴻走斥于外因不能道二相未幾遽歸自
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飄煥
年顛白成翁齒蟄忽發渙然啓蒙烈士感知矧惟
賤躬聞以存歿心悲曷窮莫得而拜公其表表嗚
呼哀哉尚享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新濟自南下江之流公於
書使書卷召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敢辭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公之
亦不真知賢則選公曰汝言我言我言我言我言
患不能知法正而公與我氣合為情必陳無
納公廷侍郎鞠赴浙東宦途有阻自不能通公保
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端昭灼有狀事遂解釋
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田公鎮劍川新作東
至言於相曷不以為官罷在家臥病飲貧唯公
念復召為賓自備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惟

遠道余及陝郊聞公之薨失声泣哭若火煎腸公
為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在色公出乎外
衆論日歸轉相之位實公所宜唯公之薨骨體道
衰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晉亦歿
益光孰與公比發軔東去歸祖先趾臨路一號不
訣於此嗚呼哀哉

祭文

嗚呼貞元中... 始於... 門... 公之... 光...
假為言... 身... 公... 直...
于南出... 多... 如... 絲...

與賢共謀穢滌榛燔監戎戾強陰附包奸潛譖
疑危處之若閑并兼百流清濁終分賓主之義由
茲益敷公自登朝及于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
溫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笑退進匪由競更歷中
外聲華日盛感期作相為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
云命知足告休頤養于家子為侍郎光曜芬葩亦
列鄉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
宴費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柰
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
家聲公為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

宅于榮朝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垵
承教絕續刻揚德馨編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
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賓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為哲人忠播大惠濟於生民命
與時違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
兄初有疾驟人來告走駟徃視連呼不覺痛撓我
腸誰其能療嫂姪既至患亦微痊我時屢徃笑語
依然實希返初以及高年謫官分曹拜恩端發負
罪即路不違去別意謂全德功當及人尚期會面

復接歡忻如何一乖生死驟分嗚呼哀哉是虞齊
之遂臻于茲捨我而去將安取規唯後與先能校
幾時短邪長邪終永同歸死為尽乎將有所之唯
盡唯存兄其已知嗚呼哀哉兄之既疾告于妻子
自古神聖莫不皆尔名垂不滅能光万祀生平交
故歿後誰是吾友在東可以託死且吾所有徃謂
編紀吾名庶存乃賢在史臨絕又告丁寧心耳所
錄既到酸慄啓書披尋未穷漫漬盈裾生雖相好
沒更有餘敢辭辱命但恐空虛著兄之德刻石幽
虛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兄喪東來我拘

郡事 棺不得視形存心遊盪魂傷氣一
杯寫情四望歎歎嗚呼哀哉尚享

祭硤州李使君文

於乎材不如君貴富者衆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
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邊謝歿傷哉奈何官不展心
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
年力竟不及于茲已焉臨君之喪洒酒以哭刻石
在壙名傳詎滅不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
問短長嗚呼哀哉尚享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第諒之之

於乎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以非
嗣葬施之道冥茫孰知於乎哀哉吾子知遠州道
里遐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維傷悽貫心骨
有酒在醴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歆此單薄洒淚遣
祭哀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
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翺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者建其食偕
行歲辰再延公事多暇嬉遊自般柳于塘荷秀
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騰歌往還笑
言無宣咸及于歡君實強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
福祿來臻奈何遭疾鎮藥弗痊日暮返初元危遽
傳長路未極壽忽摧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
少妻幼男姪女或薰或煖聲聲怨切亦有酸悽
英隼域隨喪以賜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

祭錢巡官文

有酒一卮我來一別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其維錢君絜行而文上第有司籍籍京秦退
居于湖濱病且貧乃耀雄詞卑使來臻中丞覽之
嗟嘆盈辰遂馳官牒請列賓筵翩然而至灼灼有
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群有時過我蘊積皆申無言
不契有與必陳每日仰公心知古人孰知辛

聯為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潛然日新余
有行鄭之間書札日來道遠情親丁寧戒我已
事亟还方將執手復展懽忻如何中道哀訃忽傳

驚呼失聲迸淚流中豈其相逢舟旄載翻少妻慟
哭聽者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冀張讓富貴
在身童烏項索天枉其年王鳳何得賈誼何愆將
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其誰司之施與何偏天下
有告使人感焉臨喪寫哀備在斯言万事皆已一
觴在前死矣柰何悲哉錢君

淮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声出仕定
冊歸漢謨俞帝旨筭無失画功伐可紀破斬徵側
實平交趾來徃雲豁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

聖意汝南还明珠譜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
不忘愛留杜里蔡庙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
歲不毀話話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
曾氏殺人毋投千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
董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謔姜兮
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為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
士有歷万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
不怍雖棄直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竿既
設神乎降思尚享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自春亢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于王惟
神降歆明應如荅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獲生
宿麥重秀臣人懽悅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拯祐于
下某忝尹京邑慮迫群心實荷王化道以嘉_方
當月禁不殺羊牛謝王嘉錫曷敢稽留且薦中素
上陳俎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瀟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
郎中上輕車都尉奉直學士知制誥兼御史中丞
軍虞候長寧以清_及告辭于瀟山大神

翔自去歲米賤此邦遭罹炎旱淮左卑同鄰承
亡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違此
歲凶災同_及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斯有融遂
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
路沿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
巳父舒州刺史長翔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
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
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

別嗚呼我為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
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
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冥冥不覩上及於天下及
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
來訣別涕淚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李文卷第十六

李文卷第十七

雜著八首

行已箴

泗州開元寺鍾銘

舒州新堂銘

陸參檻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南

數奇篇

行已箴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
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
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

心無他曷長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譚自宅
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後
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廷焉
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
為我師

陸倕禮銘

晝日居于是窮性命于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于
是有客曰翔銘于是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陸其廬乃作斯堂高嚴顯煥六楹四
楹裝重架虛栞拱不設簷畫祛祛嚴不越度儉而
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紆吏
事既退齋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鉏弗逸弗墜
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隣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
胥鬼神所福事匪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
于朝以辭前疽刻銘於斯永示群舒

泗州開元寺鍾銘 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
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鍾貞元十五年厥功成
於是隴西李翱書辭以記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鍾成先時厥初罹于天
蓄波沉火燔既浮為薪既蜚為塵澄觀之功恢復
其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
後勿喻其徒不詳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女既同
乃範乃鎔乃作大鍾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
夷非雷非霆鏗號其声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
弗墜大音無斁千僧勅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江州南湖堤銘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潛之截南陂築
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

路膏水為湖人得其歲五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

鄴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

智與神侔濟濟南陂冬乾夏流九江漲潮潛潛逆

流東南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飄切尤亦

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疊路車軻其舟童嬰涕墮

老頰號愁歷古達茲孰為祗壽濬之之來養民如

身乃築長堤拒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

東西百里闢臻莫不用力千鎚響春音虺謹相勵

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岡聯突起堅若石城墉為渚

水蒲莞芡芡鴻鵠鱧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

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圯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
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趙州石橋銘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兮與
天終

解江靈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還東暮宿在江濤水既平
月高極明万物潛休遠無微声坐久力疲閉扉將
瞑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遊十有餘
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

役召子欲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茲未
嘗汝薄利必以告害斯共度誓當結固永守終樂
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听汝心好
惡灼若天星動比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謂汝
者榮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難知竟所未易我
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利汝每憂不暨終何能成
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未
棄汝實異茲齟然改作瘡痍生心洗刮不落巧避
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吝言我如縛人或美我汝
閃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克汝之心飽汝之腹

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顧為汝之辱動多尤
悔贏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
約綽財貨積委至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願
汝我忘無感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沅其
可久長須臾臭死瞥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滅
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為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
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
吐氣掩鬱無語啓戶視之不見其處

數奇篇

齊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

無怕姪曰數奇數奇強力能施儉以厚人凡魯氏
有太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數奇皆盡身以成
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數奇皆往葬之姑姊妹之無
主失時者數奇皆取而嫁之其或不能自存者數
奇買田宅以生養之凡數奇之親朋友故舊總麻
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仕于齊積功當廷諱不受
請以與其叔無怕無怕因得官遠近之親莫不欲
以賴之獨無怕以為不足于已無怕有妾曰善佞
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怕
久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

為弟數竒驚曰叔父得無誤乎無怙曰吾察之詳
矣有驗存焉數竒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
叔父之為人此無常心其後必悔悔則受謗為
不仁而棄弟矣盍請契焉數竒以為然因質於無
怙無怙遂裂帛具書其然之故與數竒以為信既而
數竒仕於蜀無怙果復以不類為子愛之加於初
數竒至固爭之無怙大怒告人曰帛書非吾意數
竒強我以為無怙惡數竒之不順於已也毀而敗
之莫有惡名於時數竒終不怨其自行如初敢問
為數竒若宜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數竒挈身而去

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墨子曰有大故雖
子去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太伯仲
雍知之遂適吳不反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驪
姬之讒將立奚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雉經
以死且陷其父於惡公子重耳奔翟逃禍卒有晉
國霸天下故重耳為孝而申生為恭無怙之惡數
竒也深矣不去後必相殘陷無怙於大惡孰與去
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逃
父可也問曰數竒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怙之所行
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况叔父乎無

恒之所行無恒也如昔從之是陷無恒於惡數奇
將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適
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李文卷第十七

李文卷第十八

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峽山寺

五木經

何首烏方錄

來南錄

題梳柳亭

題靈鷲寺

帝氏月錄序

戲贈詩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
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
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吊孟東

野送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
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登嵩山題姓名記別既
食韓孟別子西歸戊戌子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
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渠口遂泛汴流通河
于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名醫察脈
使人入廬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在
义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
庚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州假舟
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
新浦去

辰上栖靈浮菴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
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
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
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
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即靈隱寺臨曲波觀
輪脊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穿竹道
上新堂周眺群峯听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
學反舌声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
至睦州庚子上揚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
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翔在衢州

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朝在衢州與侯高宿石
橋內戊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
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以華山丙申上千
越亭巳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
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巳
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慶嶺
明日至瀘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
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
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見過瀘陽峽巳卯宿
清遠峽山癸未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

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二十里
洛川下黃河汴渠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
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
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有高下
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
多驚濤難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
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田
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
流自洪州至大慶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瀘
江自大慶嶺至瀘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

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九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
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興之對者七
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武丘山則外惟
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劔池上峭壁聳
立憑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 元華註

樗蒲五木玄白判樗蒲古戲其後有五以木為之判半也合其五投並上取二投
玄白故曰玄白判取二投

背雉作牛其刻其鳥二投背上也並判牛故曰背也

采六開塞雉禿撥搗此義未詳全為一感為

其不皆玄曰盧厥笑不六盧黑白色也書曰

六笑者行馬時便以此背白曰白厥笑八雉二玄

三曰雉厥笑十四牛三曰三曰犢厥笑十雉一牛

二白三曰開厥笑十二雉如開如開各一厥無皆玄曰

塞厥笑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笑五牛玄各

二白一曰禿厥笑四玄二曰撥厥笑三日二

玄三曰搗厥笑二玄百有二十談開二間矢為三

度嶺自漢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而下之漢
江出韶州請之韶江

題沈御亭

朝與監察御史常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
八千里期以三月十八日上舟于潯以行常君期
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
會宣州會於常州以偕行既期得舟宿留日
以須常君之出潯也易期又謀疾到道江而
流上期以妻疾后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常君
亦前行矣上杭柳亭見常君記姓名且有念我之
言嗟夫嘗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
初謀竟畢人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朝為是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為遠地嘗
以為無已能來及茲獲游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
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
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然之石橋
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鷲為擁前山不可視
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
難也况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關用其所

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九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
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興之對者七
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武丘山則外惟
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劔池上峭壁聳
立憑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 元華註

樗蒲五木玄白判樗蒲古戲其數有五以木為之判半也合其五投判並上

厥二作雉雉鳥也取二投於白上判為鳥

背雉作牛其刻其鳥二投背上也刻牛故曰背也

采六開塞雉禿撥搗王采四履白進牛也

其不皆玄曰盧厥笑不六盧黑白色也

三曰雉厥笑十四牛三曰犢厥笑十雉一牛

二白三曰開厥笑十二如開各一厥笑皆玄曰

塞厥笑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笑五牛玄各

二白一曰禿厥笑四玄三玄二曰撥厥笑三曰二

玄三曰搗厥笑二玄百有二十數開二問矢為三

間別也刻木為闕馬筭二十厥色五人率戰時
五所執也辨九擊馬及三采皆又投人馬打敵
得馬王采自傳故皆許重鄭馬出初闕行謂逢
亦得重馬許如不要壘非王采不出闕不越坑
馬出闕亦在義用王采能出坑入坑不請隨其所約
並輸行不擇矣馬一矢為坑謂有馬皆不可均
教而無坑者所睹一矢臨時所約

意氏錄序

人之所重者無與生也於養生者實於月月生不養者多矣

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
杜陵常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之書皆極師法窮覽百家之方撮百家之成兩軸
各附於本月闕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
唐諱民要術傳行實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
後摭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者若執事序而名之
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
為月錄

何首烏錄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
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
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
天生闔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以野中及醒見
田中有蔓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
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識者曝而乾
之有鄉人麥良戲而曰汝闔也汝老翁子此藤異
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試水酒服經
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捷慾不制遂娶家如曾
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食兩錢七十餘日舊疾皆愈

反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為
藥告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
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
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女偶餌
之乃天幸因為田兒盡記其功而步田兒名能嗣
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
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
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敘交藤云交藤味甘溫無
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長筋益精令人多子
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壘一名

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
嶺南諸州往往有之其苗大如赤蘘光澤形如桃
柳葉其背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者苗色
黃白雌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
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
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採時及其根勿洗承潤以布
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凡服偶
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服汗出導引元忌猪
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
歐中孟侍御識何首烏等錄其藥言其功如子傳

出峽州牛頭山苗如草葉生如
皮生叢之南人曰呼為何首烏元和八年八月
錄

盛期詩

縣君好埽渠繞水忽行
溝兩岸植芳草中央漾
自脩後他後人見境



李文卷第十

